

曹文轩：

常新港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

CHANGXINGANGQINGCHUNLIZHIXILIE

常新港

青春励志
系列

TIANWANG SHI ZHI MAO

天王 是只猫

常新港◎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CHANGXINGANGQINGCHUNLIZHIXILIE

常新港

青春励志
系列

TIANWANG SHI ZHI MAO

天王 是只猫

常新港◎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王是只猫 / 常新港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6

(常新港青春励志系列)

ISBN 978-7-5411-4065-5

I. ①天…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8739号

TIANWANG SHI ZHI MAO

天王是只猫

常新港 著

图书策划 陈吉秀
特约编辑 狄兰
责任编辑 邓永勤
装帧设计 宸唐装帧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1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065-5
定 价 18.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CONTENTS

目录

- 001 一 我建了一个家
- 009 二 朋友圈
- 019 三 巴儿狗街没路灯
- 028 四 消失的面包
- 035 五 阿江带菌
- 046 六 那个傻瓜配角
- 056 七 被一只耗子拜访
- 064 八 急需一只猫
- 072 九 平台上的重要会面
- 080 十 流向天空的河

- 091 十一 甜蜂蜜
- 099 十二 愤 怒
- 111 十三 我被监控
- 124 十四 爸爸想发明一种鬼玩意儿
- 133 十五 辰辰的生日礼物
- 144 十六 寻找大鼻子
- 154 十七 玻璃上的黑体大字
- 163 十八 哑巴鸡要唱歌
- 170 十九 抢救爸爸
- 182 二十 雾中的舞会





— 我建了一个家

半夜里，爸爸把他床底下的木头箱子搬到楼下的空地上，将里边的东西统统倒出来，点火烧掉了。那时，我正躺在床上做梦，是第二天邻居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爸爸偷偷摸摸烧光了什么东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做的这一切，是背着我、妈妈和其他所有人的。

树永远长不过楼房，我为生在城市的树伤心。

没人给我打电话。当初，我们家安装电话时，我就像是在过年。我总以为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但没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于是，我就把自己想象成城里的某一棵树，它长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虽然经过了一年四季，但是，



它没有名字。

我已经开始学会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照自己的脸了。我希望自己的长相有魅力，让人看见都说，这小子长得……不过，我厚厚的嘴唇，永远在我的五官里充当主角。我的厚嘴唇太抢眼了，怨不得走在大街上，常常会有人喊我：“喂，那个厚嘴唇的男孩子，这里是巴儿狗街吗？”



我很奇怪，他们在我的脸上看不见眼睛和鼻子吗？

先不说我的长相了，我的厚嘴唇真让我气馁和伤心。

我想告诉你的是 2003 年旧城区的迷人景象，只有站到一个地方，从某一个角度，才能看见它们。



老了的人走不到那个地方，中年人不屑去那个地方，年轻人都去网吧、酒吧、迪吧了。所以说，只有我能给你描述这种景象，我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为我站在旧楼最高处的平台上。

城市西边的楼群旧了，也老了。人们渐渐搬离了这个地方，让这里冷清下来。人们都搬到东边去了，搬走的人碰到还没搬走的人时，第一句话总是问：“你还住在城西啊？什么时候搬到城东去啊？”

东边的楼房都建有电梯，楼层都在二十层以上。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想生活在最高处。没有办法，城市的一切设施都围绕着高层建筑服务了。过去，电线杆子只有两层楼高，让二楼的人轻易就能看见电线和上面的白色瓷瓶，还能有幸看见电线上休憩的麻雀。现在，电线都被埋在地下了。你看那些像长颈鹿似的消防车，可以把消防队员一直送到二十层楼的室内。有时候你会产生错觉，看消防队员坐在云梯上，在空中接近二十层的窗口，似乎不像是去灭火，而是去参加某人的生日宴会。

人们都想生活在天上。飞机失事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想坐飞机。爸爸和妈妈都是大人了，还天天做生活在云彩上的梦。

我经常坐在只有四层楼的旧楼顶上想这些事。旧楼里的人差不多都搬走了，没剩下几家。



晚上坐在旧楼的平台上，可以看见老街道两边的路灯少了，有点像在阴天里看星星，偶尔能看见一两颗星。东城区就不同了，灯火通明，像是每个晚上都在庆祝着一个盛大的节日。

那一刻给我的感受就是，城市是两幅漫画，打开是新城东，翻过去就是旧城西。但是，我喜欢城西。

有一天，我在半夜里醒来，是突然间被惊醒的。我听见楼顶上有声音，是那种很热闹的声音，并伴有尖叫声。

我想去旧楼的平台上看看。

爸爸不让。

我说：“我只在平台上看一眼就下来睡觉。”

妈妈也不让。

我说：“我只看一眼。”

爸爸说：“睡觉！”

妈妈说：“有什么好看的？平台上黑乎乎的。咱们家住二楼，三楼、四楼的人都搬走了，已经没人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怪事，三楼、四楼的人都搬走了，声音反而比以前大了，好像又搬来了许多人。”

爸爸不再跟我交流了，只是命令我快睡觉！

我伪装成听话的样子，躺在床上，并在爸爸的眼皮底下用被子盖上了脑袋。我估摸着爸爸回屋睡觉去了，就爬



起来，拎着自己的鞋，走出门去。到了楼道里，我才把鞋子穿上，飞奔到楼顶的平台上。我还没来得及站直身子，就见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立在平台上，吓得我说不出话来。

高大的影子说话了：“我知道你这小子非要到这儿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呢。”

我说：“爸爸，你差点吓死我。”

爸爸说：“你胆子也不大啊。”

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说话的声音就像断了流的水：“谁会想到……半夜三更……有人不睡觉……站在楼顶上抽烟。”

爸爸说：“你想来这里找什么？”

我说：“这里好像有很多人。”

爸爸说：“什么都没有。”

我的腿此时已经不哆嗦了，所以我说：“哈，爸，你在骗我。”

爸爸说：“不存在骗不骗你的问题。你还是少到这平台上来，这里很危险。”

我说：“一点儿也不危险，这里很好，我想待在这里。”

爸爸说：“咱们家早晚也要搬到城东去。”

我说：“你们想搬就搬，反正我是不搬。”

爸爸说：“孩子气，你一个人生活？”

我说：“是啊，一个人。”



爸爸就说：“下楼睡觉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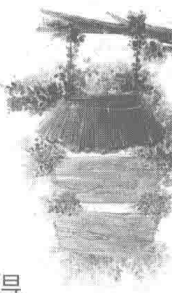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又去了平台，并且做了一件事：原来三楼和四楼的人搬走之后，在黑洞洞的楼道里遗留下几件破损的过时的断了腿的柜子和歪着身子的椅子，我一个人把它们通通搬到旧楼的平台上去。搬那个一人高的柜子时，我费了点事，先把它拆散了，一块块拿上去，再一块块拼装起来。

当我坐在那把歪着身子的椅子上时，我觉得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那天中午，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我就给自己泡了一大碗方便面，走过黑不溜秋的楼道，端到平台上去吃，不，是端到自己的“家”去用午餐了。

我感到很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四处看，四处瞅。我不用看墙上的城市地图，就能看见真实的街道。

我还可以跷着二郎腿吃东西，吃东西时，也可以四处游逛，这种感觉好极了。我还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圆球，扔到空中，再张大了嘴巴去接，每次我都能接住。但是，突然间出现的一个念头，让我终止了这个游戏。我想，我每次都能用嘴巴接住空中的食物，是不是因为我的嘴唇厚的缘故？这对我的打击不小。

旧柜子的一扇门掉下来了，我把它重新钉上。我不能让自己感到这个家没有主人，或者说，这个家的主人是个



懒惰的家伙。

露天的家很有意思，天一下雨，雨水就把平台上冲得异常干净。我只是觉着自己的这个家太单薄了，也就是说，家底太薄了。为了让这个家有点规模，我连垃圾都装在塑料袋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平台上。

我对刚刚建成的家很满意，连垃圾看上去都觉得亲切。

某个晚上，我又听见了喧闹的声音，并伴有尖叫声。那声音来自我家楼上的平台。我坐在床上倾听了一会儿，觉得那声音来自我建造的那个家。

我“噌”的一声从床上蹿起来，顾不上穿鞋，只穿着一条小小的裤衩，就悄悄摸到平台上去了。

我小心翼翼地前进，怕惊动了某个闯进属于我的家的入侵者。

但，并没有声音。

我很有耐心地蹲在暗处，因为我非常相信自己的耳朵，确实听见有尖叫声来自平台。然而，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只听见了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我大胆地站起身来，站在平台上伸了一个懒腰，顺着黑乎乎的楼道，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端着牙缸、刷着牙来到平台。我站在旧楼顶的平台上，看见自己嘴巴里的白色泡沫，一个一个飘了下去，感觉很新鲜。就这样我在平台上刷了足足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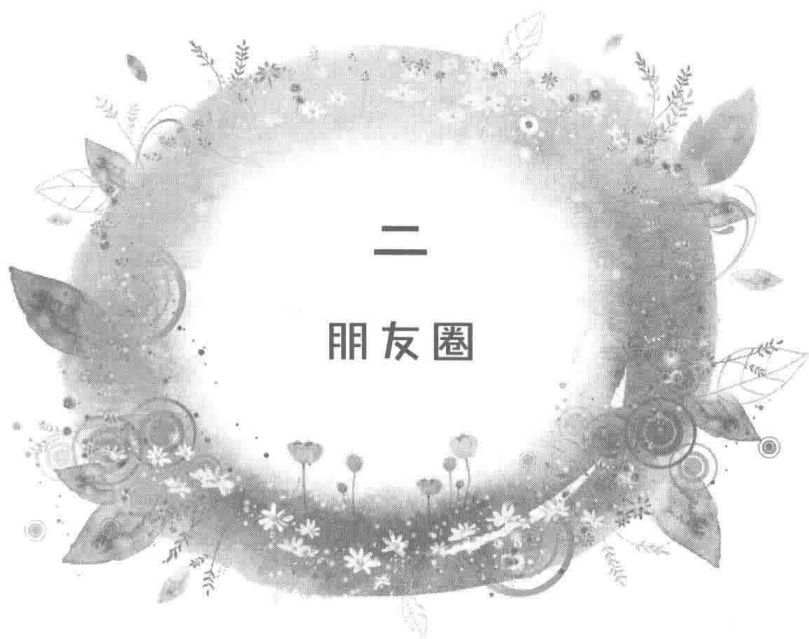
分钟的牙。

妈妈见我回家，问我：“你上哪儿刷牙去了？”

我没有回答。我在努力地回忆，刚才我站在平台上刷牙的时候，我听见了身后有声音，但当我回过头去，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时，爸爸在我身后喊道：“可来，该上学了，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知道。”我一边回答着爸爸，一边又跑到楼顶的平台上去，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当然，我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二

朋友圈

我转过三条街道去找阿江上学。为了跟他同路，我多走了一条半街道。阿江家住在八楼，我就站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可他没有一次能够听见我喊他。就是他下楼来了，也是因为到了上学的时间。每一次，我都喊哑了嗓子。可他一看见我，就问：“怎么不在楼下喊我？”

我说：“我喊了。”

他说：“你喊了我怎么听不见？”

我说：“我真喊了。”

他说：“你大声喊了？”

我说：“我当然大声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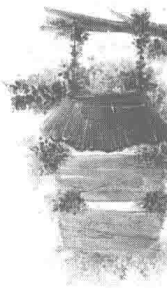
在上学的路上，阿江和我很少讲话。他常常走在我前面，我就紧跟在他身后。有时，我的眼睛被突然间刮起的一阵风吹进了东西，我就停下着急地揉，等把眼睛里的东西揉出来了，睁开眼睛一看，阿江已经走出两百米了。我就红着眼睛在后边拼足了力气追。

有时候，我站在阿江家的楼下喊他，他就是不下来。等阿江的爸爸下楼去上班时，他才告诉我：“阿江跟别的同学走了。”我的心情顿时灰暗下去，一个人急匆匆朝学校赶去，有时来不及了，就跑，一边跑，一边不断地回头看，老是觉着书包里的东西掉出来了，可并没发现有什么东西掉到路上。在路上奔跑时，我心里总想着一件事，在见到阿江时一定要问他：“你为什么不等我？我多走了一条半的街道，绕了一个大弯子，你却和别人走了。”

我一定要这么问阿江，看看他怎么回答我。一进教室，同学们看见我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都感到奇怪。大块头的柳门生一看见我就用手指给我来了一个“脑瓜崩”：“你让鬼撵的？出这么多汗！”

我摸着被柳门生弹痛的脑门，用眼睛到处寻找阿江。我一定要大声问他，你为什么不等我。

阿江从教室外进来了，他的眼睛也到处看。我以为他是在找我，我就朝他走过去。结果，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根本没看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



我对他说：“我找你去了，等你二十分钟。”

阿江看看我：“你站在楼下喊我了吗？”

我说：“喊了。”

阿江说：“大声喊了吗？”

我说：“大声喊了。”

这一回，他把头转向别处，说：“我没听见。”

我生气了。这不是我大不大声喊他的问题，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就算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站在他家楼下喊叫，他在八楼顶上也听不见，除非是警笛长鸣。

我突然想跟他说一句，你应该等我！但是，我没说出来，声音却小下去：“我下一次会大声喊你的。”

我知道自己内心软弱。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理由：我使劲地委屈自己，就是为了保住阿江这样的朋友。

在城市里生活，不能没有朋友，一旦没有了朋友，这个世界上，就会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当然了，还有爸爸和妈妈天天在你面前晃荡，他们天天在你身边出现，不时地把目光落在你的身上，他们不是想跟你交朋友，而是想管你，看你有没有做出格的事。

第二天的早上，我比平常起床要早很多。我想更早一点赶到阿江家的楼下。妈妈还没起床，从床上坐起来问我：“可来，你起得太早了，还可以睡一个小时呢。”我看见爸爸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嘴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又睡



过去了。

我那天提前去了阿江家楼下。这次我没喊阿江的名字，因为不喊他，我也能在楼下堵住他。结果，阿江很晚才出来，后边跟着他的妈妈。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阿江没有穿校服，而是穿了一身很牛的旅游服，白底红条的那种，晃人眼睛。

我问他：“你要去干什么？”

阿江说：“我去旅游，顺便看看病。”

我压着火说：“你该告诉我。”

阿江说：“我谁也没告诉，只跟老师说了。”

我说：“可我们是朋友啊！”

阿江说：“朋友就必须什么都说吗？”

我被阿江的这句话结结实实地噎了一下。

阿江的妈妈说话了：“阿江啊，怎么这样跟同学说话？”阿江不吭声了，他的脸色很难看，他认为这一切的不愉快都是我带给他的。他把脸扭了过去，面孔对着的是空空的街道。我说：“我上学去了。”阿江没回话，连脸都没转过来。我又说了一句：“我走了。”阿江还是没把脸孔转向我。

这时，我想起有一个问题忘了问他，我说：“你得了什么病？要紧吗？”

阿江仍旧把脸孔冲着空空荡荡的街道，用很小的声音说：“没什么病。”